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嘉祐集 卷十五 卷十六 附録卷上 卷下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陳夢蘭

嘉祐集卷十五

宋 蘇洵 撰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兹文武之間其

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

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

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

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閭閻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

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

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

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葢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旣而有長姊之

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獲曠然遊乎逍遥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幷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究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人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

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脱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

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

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為神之居葢水之行常與山俱

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顔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葢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為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歳而莫知也今乃始遇

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歛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荆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荆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顔謂公方壯公

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鑱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劒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

飛颭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覩妝非今人肩傳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茍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

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

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焱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

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題張僊畫像

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乃云張僊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

之洵尚無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既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故識其本末使異時祈嗣者於此加敬云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湖之沙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淺

於是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重而末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於後世有作者出以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欹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

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强之也强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為仁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

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渟渟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遠方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

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請以爲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

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旣仕於朝銘曰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潸眼

蚳蝝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憯憯其帷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絰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
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
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
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子不喜酒正襟危
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
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
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窗孤燈冷灰凍席與子

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
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虎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
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
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
役敢期生還中塗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
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
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

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稾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䰟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欷歔姊不永存後益以踈姊之末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為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尚饗

祭亡妻程氏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復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旣冠旣昏敎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旣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歎驚

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毋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毋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慇懃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

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園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

方將與汝皆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復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别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折先君歿世次及近

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於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歎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説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

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

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捂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

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

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倖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賀歐陽樞密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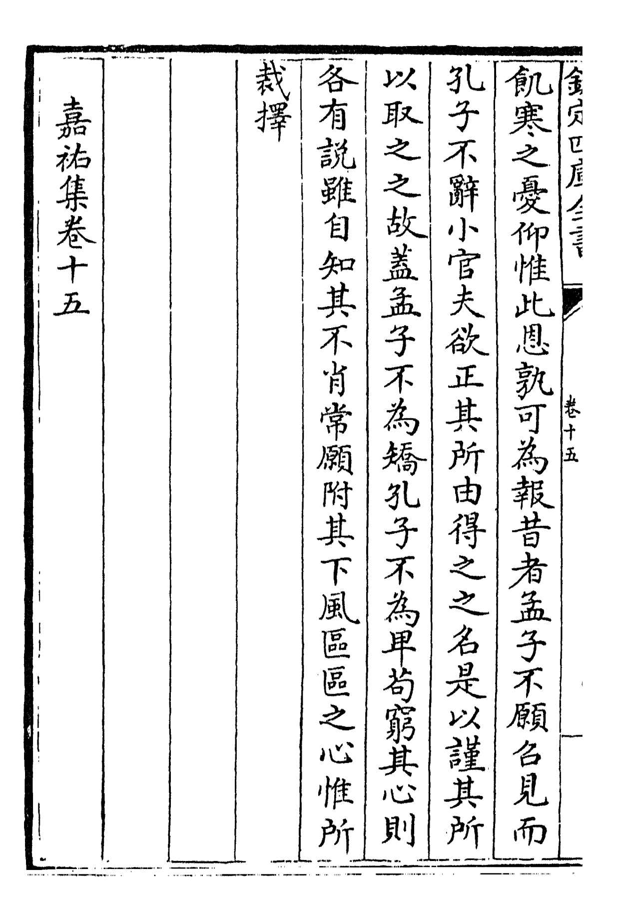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

無跛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葢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其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葢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顧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謝相府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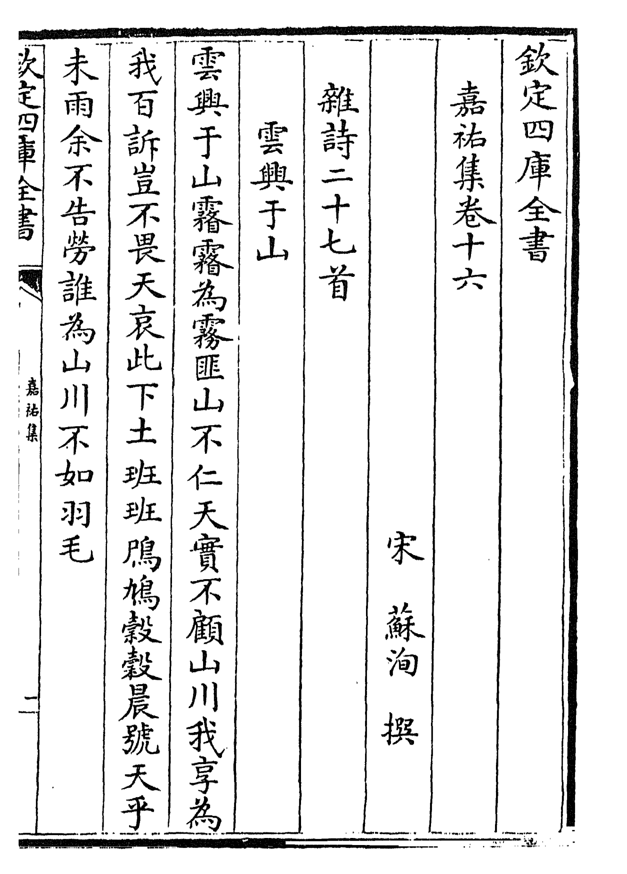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

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畀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惨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暘而煕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



飢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名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嘉祐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六

宋 蘇洵 撰

雜詩二十七首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霾霾為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為我百祈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鳲鳩𣫭𣫭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為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縶我于廐乃不我駕過我不終不如在野禿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人不我顧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為盡奪我有子欲不觸盡索之苙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亹亹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徃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尊羞鼈不時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四十韻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闗羌夷新造勢尚弱胡為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竒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满頥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鰭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髙誼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竒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

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歧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迴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几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畀

虞柳豈不好結束煩畢羈筆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白
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圜團
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
幅紙使我重歎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
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馴擾貴人
纖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飈動

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曷曷獵夫指之
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璽杵手自擣

答二任五言二十韻

魯人賤夫子丘乎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
何鄉閭人曾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
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
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
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我道亦未爾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髿髿重禄無意取思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為水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䆲岈翫此可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㑹酒食相邀遮願為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閒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

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余景回欲余詩遂道此

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

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後世鄙且愚

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

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夭札衣冠堂堂偉丈夫

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

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

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黄𤞤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韻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寛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没脛夏秋多蚍蚖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顔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絶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

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躡雲霞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遊荊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榦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攔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漫走塵土耳囂目眵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

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
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轘轅自是識嵩岳
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
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巑巑迤邐見終南魁岸
蟠長安一月看三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
夤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鋋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
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忍驅以鞭
累累斬絕峰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鶩如爭先或

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
上劒閣勉强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
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
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
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抱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强
烈不可干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
高僧言問以絶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巖谷行
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

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巒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
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
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横三方有類大破鐶包裹
五六州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
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頴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
累天鶴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犍黎雅又可到
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餐始謂泛峽去此
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

著意看

上田待制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茫茫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强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鬭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强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脱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踧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

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畧今洸洸右手握麈尾指揮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

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肉食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罷極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悄悦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黄滿田秦民可無饑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為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傅

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四首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拜君以為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為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況從與君别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筋骸二子皆已冠如

吾若無才君亦已有嗣眉目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若見咍欝欝自不樂誰為子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詼君顏蔚如故大噱飛塵灰我老應可怪白髭生兩頣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偕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至及戴冕奔諸侯當時不之知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懲尤置之

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諸田顧
彼二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
誠自信誰能卹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濵勉强聽鄉里垂老西遊秦自
顧未為壯徒為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闗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

馬渡瀘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浪遊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飧

送陸權叔提舉茶税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鄰里税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亂如髮棼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動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説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秖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

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嚚乞靜得此守走兎入藪魚投津徐州勝絶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游戲欲及晨霸王事業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竝豈有漢戰窺城闉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匀

籐樽

枯藤生幽谷蹙縮似無材不意猶為累刳中作酒杯君
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為君當數開藤樽
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
為席白石可為几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
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
始得縣翺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天欲翻浩蕩吞

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嘗見大物不識天地寛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氊裘言又當適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蔕心吹盡為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十年曾作犍為令四詠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翁子馮翊猶將試望之

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眠穩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蓴菜長高風吹旆綵船獰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慕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緡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番番翠蔓纒松上粲粲朱梅入竹花客慢空勞嚴置兕酒多無用早成蛇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厭事共邀終日飲渴春先賞未開花客來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蛇衰病不勝杯酒困醉歸傾倒欲乘車

香

擣麝飾檀入範模潤分薇露合雞蘇一絲吐出青煙細半炷燒成玉筯粗道士每占經次第佳人惟驗繡工夫

軒窗几席隨宜用不待高擎鵲尾爐

嘉祐集卷十六

嘉祐集附録卷上

宋 沈斐 輯

老蘇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憮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

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

也厚故發之遲其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

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
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
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
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
人之㫖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
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
歎曰知我者唯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

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曾高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　　司馬光

紹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哭且言曰今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銘其壙

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知也願聞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

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畏獲罪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悅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日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為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為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

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生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厲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自宋興以來惟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驚人由夫人素勗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餘乃歎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為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賙焉比其没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

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其年十二月庚子葬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享年四十八軾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絕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於閨門今於夫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汙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於光大壽不充德福宜施於後嗣

老蘇本傳　　國史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洵權衡論策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雖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得名試而洵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會詔太常

集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編纂為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百兩絹百匹以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與軾轍皆善為文而修所獻洵機策衡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形機變之言也

老蘇先生哀詞并引

曽　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

異等皆不中歸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俊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略如是而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之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

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者皆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不至特用為試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

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大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

為殿中丞直史館輙為大名府推官其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銘將納之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強閲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宫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

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老蘇先生哀詞　章望之

子之生兮岷峨之英子之振兮汴都之傾爛文采兮暀其聲名奄忽逝去兮漠然其靈魂之逝兮幽墟骨之葬兮蜀山之隅猿哀吟兮鳥叫呼神氣如無兮寧與物俱日舒曉兮月開夜風雨晦明兮寒暑變化魂冥冥兮何在其疾其徐兮四維上下獨播世兮休譽不試之嗟兮何時而罷

老蘇先生祭文

蒲宗孟

嗚呼天有靈氣不知自秘無物得之獨先生兮斂為才智地有靈光不知自藏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發為文章先生之才非衆人之才也凌厲勃鬱駕空鑿窋超後無前兮自為紀律先生之文非衆人之文也健緊遒壯排山走浪談笑睥睨兮若無巧匠峭華絶頂長松孤勁拔俗揪崖兮未足方先生之行泰山飛雲溶洩繽紛盤空繞日兮來足為先生之文嗚呼在古有人猶得而踐獨

吾先生不可為而可羡出入馳驟兮千態萬變縱橫上下兮窮幽泱顯先生初時未學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閉戶讀書不知其它後纔數年連舉二科世不見収歸息岷峨曲陵深澗考槃其邁益自刻苦遂躡賜軻百家紛披諸子森羅習為一途派為一波洪範史論詆黜譏訶太玄蹄羸自古喑阿先生一言糾繆黜訛世無人知先生已老宗工歐陽一見歎懊自恨相逢日月不早攜其文章出力薦導俾纂禮書補綴探討以新大典法

則祖考是時天下朝廷久趨爭傳其文規矩風模父子赫然聳動賢愚一家三人齊名竝驅是以歐陽公誌其墓曰學者多尊其賢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先生為老蘇善評文者亦曰先生歐陽之徒嗚呼先生亦盛乎今無及矣後可繼乎舉世之賢單窮窘促觀其尋常有一而足獨吾先生兼包廣畜溢囷滿槖所求無欲如發寶藏精金瑩玉無所不備兮驚心駭目舉世之人孱筋弱力觀其尋常徐行已踣獨吾先生快勇健特擴袂奮氣

萬里頃刻左趨右旋不肆其逼遂窺其奥兮蹈閫入域
宋有天下今五世矣景星屢呈丹鳳屢至流俗慣見不
以為瑞惟先生兮離羣絶類世無有兮人知為異太平
之祥兮先生是矣景星鳳凰安足數矣天胡不仁兮遽
此奪矣嗚呼嗟乎兮斯文已矣自今已去兮不復見矣
天下之人徒誦其言思其人仰其餘行而已矣衡論機
策前人不到石穴金匱已収遺草禮書謚法世不得傳
廣内中秘獨有遺編自當世以及後世始百年以及千

年使來者讀是書以濟大道由先生以觀聖賢然後知蜀之褒雄相如者為不足貴而千古以下自劍以南獨有先生焉嗚呼宗孟仰先生為久不得執綍掃兮從門人之後知先生為深不得質疑兮破未明之心喪舟沿洄丹旐晝開江水清泠兮峽風吹埃白石磷磷兮蒼山崔嵬天寒歲暮兮增我餘哀再拜柩前兮慘顧傷懷肴盈豆登兮酒盈樽罍音容有無兮恍疑其來杳不可接兮長慟而回嗟嗟先生亦已焉哉

老蘇先生祭文

張燾

嗚呼蜀山之英岷山之靈積久憑厚而君晚成懷策囊書再遊上京二子侍來一時貴名羣公要官推挹薦藉蘇氏文章遂擅天下禮經諡法讐繹未暇天不憖遺忽從奄化嗚呼識君亦既舊故旅櫬之歸奠弔孺慕佳城之掩遠莫瞻顧聊陳奠樽將我哀素伏惟尚饗

嘉祐集附録卷上

嘉祐集附録卷下

宋 沈斐 輯

老蘇先生會葬致語幷口號　闕名

蓋聞太上立德貫今古以長存至人無心視死生為一致固當談笑於禍福之際雍容於變化之間日夜相代乎前憂樂不入其舍是何禮存送往語有致哀子產之哭子皮吾無與為善仲尼之慟顔子天殆將喪予泰哀

三良齊悼二惠孔門弟子相向而失聲荆州刺史望拜而墮淚豈不以時乎難得而易失賢者少達而多窮事關興衰禮有哀樂恭惟編禮寺丞一時之傑百世所宗道兼文武之隆學際天人之表漁釣渭上韞六韜而自稱龍蟠漢南非三顧而不起自宋興百載文弊多方簡編具在氣象不振雖作者之繼出尚古風之未還迨公勃興一變至道上自朝廷縉紳之士下及巖穴處逸之流皆願見其表儀固將以為師友而道將墜喪天不假

年書雖就於百篇爵不過於九品謂公為壽不登六十謂公為夭百世不亡今者喪還里閭宵會親友顧悲哀之不足假諷詠以紓情敢露微才上陳口號

萬里當年蜀客來危言高論冠倫魁有司不入劉蕡第諸老徒推賈誼才一惠獨刊姬謚法六經先集漢家臺如公事業兼忠憤淚作岷江未寄哀

老蘇先生挽詞一十五首

韓琦

對末延宣室文嘗薦子虛書方就綿蕝奠已致生芻故
國悲雲棧英游負石渠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

其二

族本西州望來為上國光文章追典誥議論極皇王美
德驚埋玉褱材痛壞梁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

曾公亮

立言高往古抱道鬱當時鉛槧方終業風燈忽遘悲名
垂文苑傳行紀太常碑後嗣皆鸞鷟吾知慶有詒

歐陽修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閲子雲書

趙槩

稱味欒城舊（唐相味道欒城人也）潛光谷口棲雄文縣組繡高論吐虹霓遽忽悲丹旐無因祀碧雞徒嗟太丘德位不至公主

侍從推詞伯君王問子虛早通金匱學晚就曲臺書露泣時難駐琴亡韻亦疎臧孫知有後里閈待高車

王拱辰

氣得岷峨秀才推賈馬優未承宣室問空有茂陵求玩易窮三聖論書正九疇欲知歆向學二子繼弓裘

王珪

岷峨地僻少人行一日西來譽滿京白首只知聞道勝青衫不及到家榮玄猿夜哭銘旌過紫燕朝飛挽鐸迎

天祿校書多分薄子雲那得葬鄉城

張　肅

本朝文物盛西州獨得宗公薦冕旒稷嗣草儀書未奏茂陵詞客病無瘳一門歆向傳家學二子機雲並雋游守蜀無因奠尊酒素車應滿古源頭

鄭　獬

豐城寶劍忽飛去玉匣靈蹤自此無天外已空丹鳳穴世間還得二龍駒百年飄忽古無奈萬事凋零今已殊

惆悵西州文學老一丘空掩蜀山隅

蘇頌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至天不與遐年事業逢知己文章有象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其二

常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痛惜才高世齎咨湯滿巾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張商英

近來天下文章格盡是之人咳唾餘方喜丘園空繐帳
何期簫吹咽轜車一生自抱蕭張術萬古空傳揚孟書
大志未酬身已没為君雙淚濕衣裾

姚闢

持筆游從已五年忽嗟精魄已茫然茂陵未訪相如藁
宣室曾知賈誼賢薤露有歌悽曉月繐紗無主蔽寒烟
平生事業文公誌應許鄉人白玉鐫

其二

羈旅都門十載中轉頭浮宦已成空青衫暫寄文安籍白社長留處士風萬里雲山歸故國一帆江月照疎蓬世間窮達何須校只有聲名是至公

薦表　　歐陽修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顔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

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茍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

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
謹具狀奉聞伏候勑旨

墓表　　　張方平

仁宗皇帝嘉祐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

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務如也聽其言知見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斷也因論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

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予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塵

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名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

至各成名宫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没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稾悉焚之杜門絶賔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憂患死則収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

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見第九卷當時見者多為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嘗試評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三卷初君

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乗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竝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内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鴈不至有巖谷奉嘗特名已為異禮屬之論撰臺諫之慚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

今爲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别傳存焉今舉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嵗汨没晩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唯公一人雖

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奸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嬉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册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人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淡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顔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

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
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雖先人而其心
跡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
二不宣軾再拜

嘉祐集附録卷下